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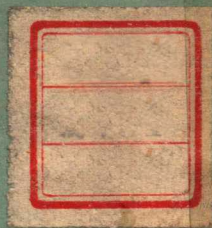
RED PONY

JOHN STEINBECK

現代美國文藝叢譯

紅馬駒

斯秋董 著 克倍坦斯



駱駝書店發行

一 禮物

在天剛亮的時候，彼利·布克從寢棚裏出來，仰面看着天，在門廊上站了一會兒。他是一個闊身材八字脚的小個子，生有海象的上髭，四方手，手掌是飽滿的，多筋肉的。他的眼睛是沈思的，潮灰色的，他那從斯鐵岑帽下突出的頭髮是釘子一般的，飽經風雨的。彼利站在門廊上時，他依舊把襯衫向藍色工人褲裏塞。他鬆開他的褲帶，然後又勒緊。那條褲帶用了每一個洞洞後面殘破的發亮的地方，表明彼利的腰圍一些年來的逐漸擴大。當他仔細看過天氣以後，彼利用食指塞起一個鼻孔，然後用力噴另一個鼻孔，照這樣把每一個鼻孔出清。隨後他搓着手走向馬房去。他一面梳和刷欄裏的兩匹鞍馬，一面不斷安靜地對它們說話；他剛剛作完，牧場屋的鐵三角便響起來了。彼利把梳子和刷子插在一起，放在欄干上，然後去用早餐。他的動作是那末從容不迫，而又不浪費一點時間，所以當他來到屋子前面時，狄夫林太太還在敲三角。她向他點她那白髮的頭，然後退回廚房去。彼利·布克坐在臺階上，因為他是一個牧工，由他先進餐室是不得體的。他聽見宅內把腳踏進靴子的狄夫林

先生。

那三角的尖銳的亂調使得小男孩約弟動作起來。他的年紀還小，只有十歲大，生有塵污的黃草一般的頭髮，羞怯的溫和的灰色眼睛，一思想便有動作的嘴。三角把他從睡眠中喚醒。他不會想到不服從那嚴厲的音調。他從來不會：他所認識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不服從。他撥開眼前的亂髮，剃去他的睡衣。他一會兒便穿上衣服——藍色條紋棉布襯衫和工人褲。天時已經到了盛夏，當然不用費事穿鞋子了。在廚房裏，他等到他的母親從水槽前離開，走回爐旁去。然後他去洗臉，用手指把濕頭髮梳向後方去。當他離開水槽時，他的母親突然轉向他。約弟羞怯地向旁處看。

「我不久就得剪你的頭髮了，」他的母親說道。「早餐已經擺上桌子。快進去吧，好讓彼利也可以進來。」約弟坐在長桌旁。長桌上鋪有白色的油布，有幾處已經洗得露出經緯線了。煎雞蛋一行一行地擺在大木盤上。約弟取了三個雞蛋，放在他的碟子上，然後取了厚厚的三片烤脆的鹹肉。他仔細地從一個雞蛋黃中挑出一滴血來。

彼利·布克邁着重步走進來。「那東西對你沒有害處呀，」彼利解釋道。「那不過是公雞留下的一個記號。」

約弟那高高的嚴肅的父親這時進來了，約弟從地板上的喧聲知道他穿上了靴子，不過他依舊從桌子下

面望過去，加以證實。他的父親擰熄桌對面的油燈，因為這時窗子外面透進了大量的晨光。

約弟不會問他的父親和彼利·布克那一天騎馬去什麼地方，但他願意他可以同去。他的父親是一個重視紀律的人。約弟在一切事上無問題地服從他。這時，加爾·狄夫林坐下來，向雞蛋盤伸過手去。

「預備好出門的牛嗎，彼利？」他問道。

「在下面的牛欄裏，」彼利說道。「我大可以獨自一個人帶了去呢。」

「你當然可以。不過一個人需要同伴。此外你的喉嚨也不大好。」加爾·狄夫林今天早晨很高興。

約弟的母親把頭探進門內來。「你以為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加爾？」

「我不能說。我必須見薩力納斯的一些人。可能去到天黑呢？」

雞蛋、咖啡、大片烤麵包很快地消失了。約弟隨着那兩個大人走出屋子。他眼見他們跨上馬，把六條老奶牛趕出欄外，然後回着薩力納斯走上山去。他們去把那幾條老牛賣給屠戶。

當他們既經在嶺端以後消失時，約弟走上宅後的小山。那兩條狗愉快地聳着肩露着齒從宅角跑過來。約弟拍它們的頭——生有又粗又大的尾巴和黃色眼睛的橫木墨特和曾在殺死一頭山犬時失掉一隻耳朵的牧羊犬司馬雪。司馬雪那一隻好耳朵比一條守羊犬的耳朵豎得還高。據彼利·布克說，那是常有的事。在那狂熱的問候之後，那兩條狗以一種公事公辦的態度把鼻子俯向地面，走到前面去，時時向後看着，唯恐那個少年

不來。他們從養雞場走過，看見同雞一道喫東西的鷓鴣，司馬雪追了一下雞，免得在追羊時感覺生疏。約弟從寬大的菜地中走上去，那裏綠色的玉蜀黍長得比他的頭還高。南瓜是綠的，還很小。他上達艾叢邊緣，冷泉從那裏的管子流出，流進一個圓木桶裏。他俯下來，貼近帶綠苔的木頭喝水，那裏的水味道最好。隨後他轉過身來，向後方看那個牧場，看那繞有天竺葵的矮矮的刷白粉的房子，看那柏樹附近的彼利·布克獨自居住的長寢棚。約弟可以看見柏樹下的大黑鏟。那是去豬毛的地方。太陽現時渡過山嶺，在宅子和馬房的白粉上閃光，使得濕草柔和地發亮。在他身後，在那高艾叢中，有一些鳥兒在地面上奔走，從枯葉中間發出很大的喧聲；松鼠在小山上尖叫。約弟一所一所地看那些農場建築。他感到空中有一種不確定的意味，一種改變和遺失的感覺，一種獲得新的和不熟悉的東西的感覺。在山坡上，兩個大黑鷗飛向地面，它們的影子流利地迅速地從它們前面滑過。附近有一頭動物死了。約弟知道這一點。可能是一條牛，可能是一頭兔子的殘骸。那兩個鷗不錯過任何東西。約弟恨它們，因為一切高尙的東西都恨它們，但因為它們能清除腐屍，所以不便傷害它們。

過了一會兒，那個少年又從山上蹣跚下來。那兩條狗久已拋下他，去艾叢中作它們自己所要作的事了。他又從菜園中走回，他停了一會兒，用腳踏碎一個綠色的甜瓜，但他並不因此而快活。這是一種不應當作的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他把土踢到那個爛瓜上，把它掩蓋起來。

回到家中，他的母親俯在他那粗糙的兩手上，查看他的手指和指甲。在打發他去學校時，把他弄清潔並沒

有什麼好處，因為路上可能遭遇的事太多了。她對着他的手指上那些黑色的龜裂歎氣，然後把他的書和午餐給他，打發他走上去學校的一英里路。她注意到他的嘴今天早晨時時在動作。

約弟出發了。他用散布在路上的小白石塊填滿他的衣袋，他時時投擊在路上曬太陽曬得太久的鳥兒或兔子。在過了橋的十字路口，他遇見兩個朋友，於是他們三個一同走向學校，邁着可笑的步子，作出獸頭獸腦的樣子。學校剛開學了兩個星期。學生中間依舊有一種反感。

當約弟又走上山頂，向下望牧場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他張望那兩匹鞍馬，但馬棚是空的。他的父親還不會回來。於是他不慌不忙地走去作下午的雜工。在牧場屋中，他看見他的母親坐在門廊上補襪子。

「廚房裏有你兩個炸麵捲，」她說道。約弟溜向廚房去，回來時已經喫掉半個炸麵捲，他的嘴裏裝得滿滿的。他的母親問他，那一天他在學校中學過什麼，但她不去聽他那被麵捲阻塞了的回答。她攔住他道，「約弟，今晚你一定得把劈柴箱裝得滿滿的。昨晚你把劈柴橫放，結果只有半滿。今晚把劈柴直放。還有，約弟有一些雞在藏蛋了，否則會被狗喫掉。在草裏查看一下，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些下蛋的巢。」

約弟一面喫東西，一面出去作他的雜工了。當他拋出穀粒時，他看見鵓鴉下來同雞一道喫。爲了某種理由，他的父親以使得鵓鴉來自豪。他從來不許在房子附近放鎗，恐怕鵓鴉會走掉。

當柴箱裝滿時，約弟拿了她的二十二號鎗，去艾叢旁的冷泉處。他又喝過水，然後向各種東西——向石頭，

向飛着的鳥，向柏樹下的大黑豬鏟——瞄準，但他並不開鎗，因為他沒有鎗彈，在十二歲以前，他是不會有的。假如他的父親見他向着房子瞄準，他就要把子彈再延期一年。約弟記得這一點，因此他不再在山下瞄準。用兩年來等子彈已經够長久了。幾乎所有他父親的贈品都附帶有多少把價值打折扣的條件。這是良好的訓練。

晚餐等他的父親回來，一直等到天黑。當他終於同彼利·布克進來時，約弟可以嗅出他們氣息中的勃蘭地香。他暗暗地歡喜，因為當他父親發出勃蘭地氣息時，有時同他談話，有時甚至講當他年幼時在那草昧時代作過的事。

晚餐以後，約弟坐在火爐旁。他那羞怯的有禮貌的眼睛探索室角，他等待他父親說出他所貯藏的話，因為約弟知道他藏有一種消息。但是他失望了。他父親用嚴厲的手指指他。

「你還是去睡的好，約弟。我在早晨就要用得着你了。」

這並不太壞。只要他必須作的事不是常務，他便喜歡作。他向門口看，他的嘴不知不覺地發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在早晨要作什麼呀，殺一頭豬嗎？」他輕輕地問道。

「你不必關心。你還是去睡的好。」

當門在他身後關起時，約弟聽見他父親和彼利·布克吃吃地笑，他知道這是一種玩笑。後來，當他躺在床上時，他想聽出鄰室的細語聲，他聽見他父親抗議道，「不過，如斯，我並不會爲了他多出錢哪。」

約弟聽見在馬房附近追老鼠的貓頭鷹，他也聽見一條輕輕觸房子的果樹枝，當他入睡時，一頭牛正在叫。當三角在早晨作響時，約弟穿衣服比往常穿得更快了。在廚房裏，當他洗臉和向後梳頭髮時，他的母親忿忿地對他說話了。「在飽飽地喫過早餐以前，你不要出去。」

他走進餐室，坐在白色的長桌旁。他從托盤裏取了一個冒汽的熱餅，把兩個煎雞蛋擺在上面，用另一個熱餅蓋起來，然後用叉子把全部壓爛。

他父親和彼利·布克進來了。約弟從地板上的聲音知道，他們兩個都穿着平底鞋，但他從桌子下面偷看過去，加以證實。他父親把煤油燈擰熄，因為白晝已經到來，他的樣子是嚴肅的，含有教訓意味的，但彼利·布克完全不看約弟。他避開那個少年的羞怯的問訊的眼睛，把一整塊烤麵包浸在他的咖啡裏。

加爾·狄夫林悶悶地說道，「你在早餐後跟我們來！」

當時約弟食不下嚥了，因為他感到空氣中有一種劫數的意味。彼利側起茶盃碟，把灑在裏邊的咖啡喝乾，在斜紋布衣服上揩過手，隨後那兩個人從桌旁站起來，一同走進早晨的陽光中，於是約弟在他們後面一點恭恭敬敬地跟隨。他用力不使他的思想跑開去，用力使他的思想保持絕對的靜止狀態。

他的母親叫道，「加爾！你不要讓那東西使他不_去上課呀！」

他們走過柏樹，那裏有一條殺豬用的橫木，從一條樹枝上垂下來，又走過那個黑鐵鏟，可見並不是宰豬。太陽在山上照耀，投出樹和建築物長而黑的影子。他們跨過滿帶殘梗的田地，取近路去馬房。約弟的父親取下門鉤，他們走進去。他們來時向着太陽走。對照起來，馬房像夜間一般黑，乾草和牲畜使得它溫暖。約弟的父親走向唯一的廂欄去。「來這裏！」他命令道。約弟現時可以開始看見東西了。他向廂欄裏看，隨即很快地向後退。

一匹紅馬駒從欄裏向外看他。它那緊張的耳朵伸向前方。它的眼睛含有一種不服從的神氣。它的毛是粗而厚的，像硬毛，它的鬃是長而亂的。約弟的喉嚨收縮起來，使他不能呼吸。

「它需要好好地刷一刷，」他父親說道，「假如我什麼時候聽說，你不餵它，或不清除它的欄，我便即刻賣掉它。」

約弟不忍得再看那匹馬駒的眼睛。他向下把他的手看了一會兒，然後很羞怯地問道，「我的？」沒有人回答他。他向馬駒伸出手來。它的灰鼻子高聲地的噴着氣，湊上來，隨後把嘴脣縮起，那有力的牙齒銜住約弟的手指。馬駒上下搖頭，似乎快活得大笑起來。約弟打量他那受了傷的手指。「得，」他懷着自尊心說道——「得，我相信他很會咬。」那兩個成年人大笑起來，多少放了心。加爾·狄夫林離開馬房，走上一座小山，不同人接觸，因為他心裏不安，但彼利·布克留下來。對彼利·布克談話比較容易。約弟又問道——「我的？」

彼利的腔調像一個行家。「當然！假如你當心它，好好訓練它，那便是你的了。我要把方法教給你。它還不過

是一匹馬駒。一時你不能騎它呢。」

約弟又伸出他那受了傷的手，這一次那匹紅馬駒讓他摸鼻子了。「我有一個胡蘿蔔就好了。」約弟說道。「我們從什麼地方把它買來的，彼利？」

「在一個執行官的拍賣場裏買來的。」彼利解答道。「薩力納斯有一個賽馬會倒閉了，欠了債。執行官在賣掉他們的動產。」

馬駒伸出鼻子來，把額毛從它那獷野的眼睛上搖開。約弟拍了拍那個鼻子。他輕輕地說道：「沒有一個鞍子？」

彼利·布克笑了。「我已經忘記了。來吧。」

在馬具室，他取下一個紅摩洛哥皮的小鞍子。「這不過是一種樣子貨。」彼利·布克輕蔑地說道。「不能在樹叢裏用，但是賣得便宜。」

約弟也不能平心靜氣地看那個鞍子，他完全不能說話了。他用指尖摩娑那閃光的紅皮子，過了好久他才說道：「不過在它身上會好看的。」他想到他所知道的最雄偉最美麗的東西。「假如它還不會有名字，我以爲我要叫它作蓋比蘭山。」他說道。

彼利·布克瞭解他的心情。「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字。爲什麼你不就叫它作蓋比蘭呢？這是騰的意思。這是

一個適合它的好名字。」彼利高興起來。「假如你肯收集馬尾毛，將來我或許可以替你作一條毛繩呢。你可以用來作纜繩呵。」

約弟要走回廂欄去。「我能帶它去學校嗎，你覺得怎樣——給同學們看看？」

但是彼利搖頭。「它還不會受一點訓練呢。我們費了不少時候才把它帶到這裏來。幾乎必得拖它。不過你還是去上課好。」

「今天下午我要帶同學們來這裏看它，」約弟說道。

在那個下午，六個學生用了半個鐘頭，垂着頭，搖擺着前臂，呼呼地喘着，用力跑過山來。他們掠過房子，抄過滿帶殘梗的田地，一直跑進馬房。隨後他們不安地站在馬駒前，於是他們用含着新的羨慕和新的敬意的眼睛看約弟。在今天以前，約弟是一個穿工人褲和藍襯衫的少年——比大多數人安靜，甚至使人疑心他有一點怯弱。現在他是不同了。他們感到一千世紀來徒步者對騎馬者的羨慕。他們本能地知道，一個騎馬者在精神和身體方面都比一個徒步者偉大。他們知道，約弟已經神秘地超出那與他們平等的地位，被置在他們以上。蓋比爾把頭伸出欄外，嗅他們。

「你爲什麼不騎它呢？」學生們叫道。「你爲什麼不像賽會時的樣子用結子結起它的尾巴來呢？」「你

什麼時候騎他呀？」

約弟的勇氣提高了。他也感到騎馬者的優越。「它還不到年紀呢。要過好多時候才能騎呢。我就要用長絡頭來馴練它了。彼利·布克就要教給我方法了。」

「哦，我門連牽它出來走一下都不可以嗎？」

「它還未帶過絡頭呢。」約弟說道。他想要在第一次帶馬駒出外時不要任何人參與。「來看一看那個鞍子吧。」

他們對着那個紅摩洛哥皮的鞍子說不出話來，完全驚得不能批評了。「這東西在樹叢中沒有多大的用處。」約弟解釋道。「不過這東西在他身上是好看的。當我進樹叢時，我或許不用鞍子來騎呢。」

「沒有鞍角你怎能捉一頭牛呢？」

「或許我要再買一個鞍子供日常使用。我父親可能要我幫他照管牲口呢。」他讓他們摸那個紅鞍子，把繮繩上的銅頸鏈和絡頭與額帶在顛顛相交處的大銅鈕扣給他們看。這整件東西是太奇妙了。過了一會兒他們不得不走了，每一個學生都在內心檢點自己所有的東西，看有不有到時足以換騎一次紅馬駒的賄賂。

他們去後，約弟高興起來。他從牆上取下刷子和梳子，移開單間的柵欄，小心地走進去。馬駒的眼睛放光了，轉入踢人的方位。但約弟照彼利·布克常作的樣子摸他的肩頭，擦他那高高拱起的頸子，他同時用深沈的聲

音慰撫道：「响——伙計。」馬駒漸漸地弛緩它的緊張。約弟一面梳，一面刷，一直刷到欄內堆了一堆死毛。馬駒身上現出一種深紅的光彩。每刷完一次，他覺得他可能刷得更好一點。他把鬃毛結成一打小辮子，把額毛也結起來，隨後他又解開，又把馬毛刷直。

約弟不會聽見他的母親走進馬房。她來時是含怒的，但當她向裏看那匹馬駒和在馬駒身上工作的約弟時，她感到一種奇特的驕傲在內心騰起。「你已經忘記柴箱了嗎？」她輕輕地問道。「離天黑不遠了，家裏沒有一條柴，雞也不會餵呢。」

約弟趕快收起他的工具。「我忘了，你老。」

「得，此後要先作你的雜工。那末你就不會忘記了。假如我不留意你，我預料你現時就要忘記許多事了。」

「我可以從園子裏拿胡蘿蔔給它嗎，你老？」

她不得不再想一下了。「噫——我以為可以，假如你只取那些大的。」

「胡蘿蔔對馬毛有益呀，」他說道，她又感到那種希奇的驕傲。

馬駒到來以後，約弟再也不等待那個三角喚他起床了。甚至在他母親醒來以前，他便爬下床，偷偷地穿上衣服，靜靜地走去馬房看蓋比蘭，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在那些灰色的安靜的早晨，當土地、樹叢、房舍、樹木都像

照像底片一般帶銀灰色和黑色時，他偷偷地經過睡着的石頭和睡着的柏樹走向馬房去。棲在樹上躲避山犬的火雞睡昏昏地剝啄。田野帶着一層灰色的霜一般的光閃耀，兔子和田鼠的踪跡在露水中清楚地現出。那兩條忠實的狗頑強地從它們的小房子裏走出來，頸毛聳立，喉中發出深沈的吼聲。隨後它們嗅出約弟的氣味，於是它們——生有大粗尾巴的墨特和未成年的守羊犬司馬雪——那僵硬的尾巴翹起來，搖擺了一種問候的表示，然後懶懶地走回它們溫暖的臥榻。

約弟覺得，這是一種希奇的時刻，一種神秘的旅途——一場夢的延續。當他初得到馬駒時，在前往的途中，他喜歡用蓋比蘭不在棚裏或從來不會在過那裏的思想來苦惱自己。他還有一些別的自誘的可意的小痛苦。他想像老鼠在紅鞍子上咬出破爛的窟窿，把蓋比蘭的尾巴咬細，咬稀。他時常跑過那去馬房的最後一小段路。他拔開馬房生了鏽的門鎖，走進來，不拘他怎樣安靜地開門，蓋比蘭總從廂欄的橫木上看他，蓋比蘭也輕輕地嘶鳴，踏前脚，它的眼睛裏有像橡木餘燼的大紅火星。

有時，假如那一天要用那些作工的馬，約弟發見彼利·布克在馬房中備馬和刷馬。彼利同他站在一起，用長久的時間看蓋比蘭，他告訴約弟關於馬的許多事情。他解釋，馬非常懸心它們的脚，所以我們應當練習提起它們的腿，拍它們的蹄子和踝骨，以除去它們的懼心。他告訴約弟，馬怎樣愛談話。他應當不斷地同馬駒談話，把各種事的理由告訴它。彼利不能斷言，馬能懂對它說的一切話，但無法說它懂得多少。假如馬所喜歡的人對它

解釋事情，它從來不亂踢。彼利也可以舉一些例子。例如，他知道一匹幾乎累得要死的馬，當它聽說只有一點點路便到目的地時，它便振奮起來了。他也知道一匹嚇得不能動彈的馬，當它聽說嚇它的是什麼東西時，它便恢復了動作。當彼利在早晨談話時，他把二三十條草梗子切起三吋長，插在他的帽箍裏。這樣，在一天之內，假如他要剔牙或僅只要嚼一種東西，只消一伸手，便可以抽一條了。

約弟聚精會神地聽，因為他知道，全地方都知道，彼利·布克是一個長於養馬的人。彼利自己的馬是一匹生有鏈子頭的開由斯馬，但他在家畜比賽會中幾乎總得頭獎。彼利可以捉一頭公牛犢，用他的套索在鞍角上作一個牛結，然後跳下馬來，於是他的馬便像釣魚人耍一條魚一般耍那頭牛犢，把套索拉緊，直到把牛犢制服，然後告一段落。

每天早晨，約弟梳過和刷過馬駒以後，放下馬欄的橫木，蓋比蘭從他身旁衝過，從馬房跑進圍欄。它一圈一圈地飛跑，有時它向前跳，直着腿着地。它顫抖着站下來，耳朵向前直豎，眼睛轉得露出眼白，裝出受了驚的樣子。它最後噴着鼻走向水槽去，把鼻子浸入水中，浸到鼻孔處。約弟於是得意了，因為他知道，那是判斷一匹馬的方法。不中用的馬只使嘴唇觸水，但雄壯的好馬把整個鼻子和嘴浸入水中，僅留出呼吸的空間。

隨後約弟站在那裏看那匹馬駒，他看出他從來不會在別的馬身上注意到的東西，光澤的滑溜的腰窩筋

肉，像攢起的拳頭一般的臀部肌肉，還有陽光加在紅毛皮上的閃光。雖然有生以來時時見馬，約弟先前却不會很仔細地看過。現時他注意到表示感情的甚至賦給面部以感情變化的耳朵動作。馬駒用它的耳朵談話，你可以藉了它的耳朵的姿式確定地說出它對一切事的感覺。它的耳朵有時是硬直的，有時是軟垂的。當它發怒或害怕時，它的耳朵向後指；當它盼望、驚奇、喜悅時，它的耳朵向前指；它的耳朵的確定方位表示它所懷抱的感情。

彼利·布克不會失信。在早秋時分，訓練開始了。最先是戴絡頭，這是最困難的，因為是第一件事。約弟拿着一個胡蘿蔔，一面引誘，一面應許，一面扯繩子。馬駒感到那緊張時，它像一頭小驢子一般屹然不動。不過不久它學習了。約弟牽着它在牧場上散步。他逐漸練習拋下繩子，那匹馬駒終於不待牽引便隨從他去任何地方了。

隨後是長繩訓練。這是一種比較慢的工作。約弟拿着長繩站在一個圓圈中央。他鼓舌作響，馬駒被長繩牽着在一個大圓圈內走。他又鼓舌使馬駒小跑，然後又使它快跑。蓋比蘭咕咕地繞來繞去，非常開心。到後來他叫道，「响，」馬駒便住下了。不久蓋比蘭在這上頭已經很熟練了。不過它在許多方面是一匹淘氣的馬駒。它咬約弟的椅子，踏約弟的脚。它的耳朵時時振向後方，意在重重地踢那個少年一下。每作過這樣一種壞事之後，蓋比蘭安靜下來，似乎在暗中大笑。

彼利·布克晚間在火爐前搓毛繩。約弟把馬尾毛收集在一個袋子裏，他坐下來，看彼利搓繩子，先把幾條毛捻成一條線，再把兩條線搓成一條索，然後把幾條索辦成一條繩。彼利把搓好的繩子放在他的脚下地板上。

揉，使它圓而且硬。

長繩訓練很快地達到純熟境界。當約弟的父親看那匹馬駒止步、開步、小跑、大跑時，他感到一點不安。

「它幾乎就要成爲一匹把戲馬駒了，」他表示不滿意。「我不喜歡把戲馬。除去一匹馬所有的——威儀，使它要把戲。嘿，一匹把戲馬有一點像一個戲子——沒有威儀，他有他自己的品格。」他的父親又說道，「我爲你還是使它早點習慣鞍子好。」

約弟跑去馬具室。他已經在一個鋸木架上跨過一些時候的鞍子了。他把踏蹬的長度改來改去，總不能適合。有時，跨上馬具室的鋸木架，周身掛滿扣環和曲棒和韌帶，約弟神遊室外了。他把他的鎗橫在鞍頭。他看見田野一片一片地飛過，他也聽見奔馳的馬蹄聲。

第一次給馬駒備鞍子，乃是一種令人惴惴不安的工作。在可以結起肚帶以前，蓋比蘭拱起背來，舉起前足，把鞍子拋掉。在馬駒終於讓鞍子留在身上以前，不得不重放一次又一次。結肚帶也是困難的。約弟每天把肚帶收緊一點，直到馬駒終於完全不關心鞍子，然後告一段落。

隨後是銜嚼子了。彼利說明，在蓋比蘭習慣嘴裏銜東西以前，怎樣用一條甘草作嚼子。彼利解說道，「我們當然可以強迫它作任何事，不過，假如我們那樣作，它不會成爲一匹理想中的好馬，它將總有一點害怕，它也不